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

Xiandai Hanyu Fanyi Fuhe Cishi de Yuyi he Renzhi Yanjiu

张金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 语义和认知研究

张金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 / 张金竹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6
ISBN 978-7-5100-9788-1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IV. ①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2453 号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

著 者: 张金竹
责任编辑: 武传霞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发行) 64015580(客服) 64033507(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36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788-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序

反义复合词是复合词中相对封闭的一类，而封闭类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用法。例如：

a. 这两双鞋尺寸不一样。

b. 这两双鞋大小不一样。

汉语里，当说鞋的 size 的时候，既可以用“尺寸”，也可以用“大小”这种反义复合词。据我们有限的观察，反义复合词并不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类，很多语言里都用类似 size 的词。既然两双鞋“大小”不一样，那么，能不能用类似下面的形式呢？

* 这两双鞋大和小完全不一样。

* 这两双鞋大完全不一样。

虽然“大小”由“大”和“小”构成，但是只能作为整体来使用，中间既不能加上连词，也不能单用“大”来替代尺寸。下面例子中的“大小”也令非汉语母语者感到困惑。

a. 他大小也是个干部。

b. * 他是一个大小干部

a 句的意思是“不管级别高低，他也是一个干部”，这对汉语母语者来说，几乎无须说明，但非汉语母语者理解起来就费劲了，甚至无法理解。两个处于反义关系的形容词“大”和“小”并列起来怎么还能表示这样的意思呢？既然“大小”表示“无论级别高低”的意思，又不能拆开来，那么，为什么又不能说“大小干部”呢？下面例子中“贫富”和“差别”一定要强制性地共现。

a. 贫富差别很大。

b. * 贫富很大。

乍一看有些现象似乎并没有多少语言学价值，有的现象似乎一言两语就能解释。其实，上述现象和下面的问题有关：反义复合词何以能够表示[+周遍性]语义特征？这种特征在句法上有无特殊的要求？名、形、动三大实词都可以构成反义复合词，那么“名+名”（早晚）、“形+形”（大小）、“动+动”（出入）内部是不是均质的？反义复合词和其他类型的复合词有何区别？反义复合词在构词类型上地位如何？长期以来，反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义关系及其类型上。后来，学界逐渐关注反义复合词的词法来源、结构顺序、语法化、二语习得等问题，近年来，基于认知—功能主义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注意到相关现象，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触及或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张金竹博士的《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从一些习焉不察的现象切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具体的思考和分析反映在相应的章节中。

下面就汉语反义复合词在词汇类型学和构词类型学中的地位再说几句。

汉语学界普遍认为，双音节和复合词是汉语词汇的两大特点，从来源上而言，复合词源自句法，因此词法和句法基本上遵循同一规则，差别在于复合词逐渐走向词汇化。这是汉语缺乏形态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学界不大区分词法和构词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者说是构词法的地位相对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其实，说汉语里词法和句法基本上遵循同一规则，主要是指内部的结构关系而言，其结果是，复合词的一些具体特点很容易被忽略，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和重视。无论从跨语言角度，还是就汉语本身的特点而言，词法和构词法至少应适当分开。

这一点，在反义复合词里尤为明显。书稿中有关反义复合词的跨语言比较考察，笔墨虽然不是很多，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致的概貌。从反义复合词的语种分布来说，主要见于汉藏语，阿尔泰语中也有一些，但属于“准”反义复合词，如维吾尔语中两个反义形容词要用连接符来连接，说明尚未固化为词。印欧语和其他语系语言中反义复合词更是十分罕见。就能产性而言，汉藏语尤其是汉语中，反义复合词的数量也比较可观，如书稿中讨论的“名+名类：左右、内外、前后、上下、表

里、中外；形+形类：大小、多少、高低、长短、深浅、迟早、轻重、粗细、贵贱；动+动类：来去、涨落、往复、往返、沉浮、来往、浮沉、进出、起落、来回”等，如果包括疑似（“敌友、祸福、文白、肥瘦、悲欢贫富、难易、软硬、开合、收放、吐纳、弃取、聚散、分合、攻守”）就更多了，并非少数。朝鲜语、日语、越南语等有汉字的语言中也有反义复合词，但主要见于汉字词，固有词构成的反义词并不多。语义上，汉语反义复合词经历了构词成分的加合—整合过程，相当一部分反义复合词的意义已经无法直接推导出来，甚至要建立联想关系也难。其他类型的复合词中，也存在这种问题，但在反义复合词中尤为明显。非汉语母语者之所以感到困惑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书稿还指出，“形+形”类、“动+动”类反义复合词词类属性普遍游移，如“深浅”和“成败”几乎看不出形容词和动词的功能，有的已经完全变成副词，如“好歹、横竖、反正”等。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汉语语素/词的单音节性特点，这一点不必多说；二是作为连续统的构词框架——反义并列词式的强制性。作者指出，“构式”不仅适用于句法层面，而且同样适用于构词层面。反义复合词式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构词模式。总而言之，汉语反义复合词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上，乃至在构词类型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是显赫度较高的一类。

作者能够向学界呈现这一“以小见大”的成果，一是靠自己的聪慧和勤奋，金竹是个很有灵性的“拼命三郎”；二是得益于硕士期间打下的基础，金竹在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对词汇语义学、认知心理学、计量语言学都有较好的基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兼攻语法和语言类型学，在学术背景上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应该说，多种学术背景不仅使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和讨论，也为成就今天的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无论从词汇和语法的结合，第二语言习得，乃至从类型学角度而言，词汇领域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希望本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信并期待作者在学术上走得更高、更远。

崔 健

2015年6月20日



摘 要

反义复合词在整个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自成一体,是显赫(prominent)度较高的封闭的类。本书以词汇语义学为研究背景,基于构式理论,将反义复合词纳入“词法构式”的范畴,从系统与个案相结合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语N+N类、A+A类和V+V类三类反义复合词的构词、词汇语义和句法特点,在全面描写和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反义复合词的倾向性特征和连续性机制。

N+N类主要包括由名词性成分构成的“空间”类、“时间”类、“人”类、“躯体部位”类和“事物”类反义复合词。成词前后,N+N类词保持了语法属性的高度一致,词汇化程度相对较低。名词性构词成分的相对稳定性使N+N类反义复合词隐含了[+双项性]义征,具有一定的周遍义。在句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与复数性成分共现,但有强制和非强制之分。

A+A类主要包括由形容词性成分构成的量度类、性质类和评价类反义复合词。成词之后,A+A类反义复合词的语法属性整体发生变化,转类为名词。转类主要是通过概念整合的转喻机制实现的,表述功能由修饰转为指称,转指上位范畴的“属性”,因而词汇化程度较高,也具有一定的周遍义,句法上表现为占据主宾语的句法位置。语义的不自足性或依附性又造成了A+A类反义复合词有别于典型名词的句法特点:不能独立充当句子的主宾语,不受名量结构的修饰,不能作定语。

V+V类主要由动词性成分构成,整体显示出弱动作性义征。动作性越弱,时间性越弱,越少具有动词的典型特征;与此同时,充当主宾语的能力增强,越多具有名词的属性特征,表示事物化的动作、行为、状态和结果。V+V类反义复合词的表述功能发生了转变:既有句法层面陈述的指称化,又有词汇层面的名词化。V+V类反义复合词的独立性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处在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中。

基于上述描写和分析,我们发现反义并列既与构式不可推知的形义规约性相符,又能体现构式的能产性。由此,初步构拟出“反义并列词式”这一构词框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构词—词汇语义—句法”



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反义复合词处在动名词类连续统的过渡阶段，是词类范畴中的边缘和非典型成员。

本书在立足汉语本体的同时，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指出了汉语反义并列这一构词模式的类型学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反义复合词 反义并列词式 概念整合 典型遍指 非/去范畴化 构词类型学



Abstract

Antonymous Compounds is unique and self-contained in the whole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which is a closed word class with higher prominence. Previous studies on Antonymous Compounds mainly belong to the lexical level, less on its' usage. In this book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Theory, we take lexical semantics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ut Antonymous Compounds into the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categ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and systematic inspection.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overal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Antonymous Compounds: "N + N", "A + A" and "V + V", to find out some universal, tendent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inuous rules.

"N + N" Antonymous Compounds consists of nominal morphemes, which cover "Space, Time, People, Thing" etc. semantic categories. After being a word, "N + N" compounds remains a high consistency of grammatical attribute, its lexicaliz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low. The incompatibility of interior semantics make "N + N" compounds carrying the recessive [+ biphasic]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with some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On the syntactic level, it requires co-occurrence with plural composition, which has a difference between compulsory and non-compulsory.

"A + A" Antonymous Compounds is composed of adjective morphemes, which cover "Quantity, Properties, and Evaluation" etc. semantic categories. After being a word, the grammatical attribute of "A + A" compounds shows an overall conversion, which has been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metonymy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 + A" compounds expresses transferred-reference with its superior concept "attribute", also having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Its Pragmatic function changes from Modification to Reference. "A + A" compounds occupie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syntactic position, which shows nomi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highest lexicalization degree. The self-insufficiency or dependence of semantics makes that it is independent when used as subject and object; can't be modified with "noun + quantifier" structur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prototypical noun.

"V + V" Antonymous Compounds is made up of verbal morphemes, of



which the syntactical function of being used as predicate decrease or disappear, and the behavioral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weakens. The weaker the behavior, the weaker the timeliness, “V + V” compounds has less proto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erb. At the same time, “V + V” compounds’ function of being used as subject and object improves with more nominal characteristics, expressing the nominalization of action, behavior, state and result. “V + V” compounds’ pragmatic function has shifted, containing reference on syntax and nominalization on lexicon. The independence of “V + V” compounds is in a continuum, from strong to weak, again from weak to strong.

Based on the abov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we find that two syllables coordination structure is a form-meaning pair,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omponent parts, and can reflect the construction’s productivity. We preliminary reconstruct “the Antonymous Coordinate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the word formation framework. This book mainly draws the outlin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formation,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x”. The Antonymous compounds is a non-prototypical member in lexical category on a transitional phase of continuum.

Besides based on the Chinese, the research scope is also related to other types of languages. The “Antonymous Coordinate” as a word formation model has much value in linguistic typology.

Key Words: Antonymous Compounds Antonymous Coordinate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ypical Quantification
Reference De-categorization Morphological Typology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相关研究综述	3
1.3 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10
1.4 研究意义	13
第二章 反义复合词的界定	15
2.1 反义复合词的称名	15
2.2 反义复合词的界定	17
2.3 反义复合词的范围	19
2.4 小结	21
第三章 N + N 类反义复合词	22
3.1 N + N 类反义复合词的构成	22
3.2 “空间”类反义复合词	23
3.3 “时间”类反义复合词	55
3.4 其他类反义复合词	59
3.5 N + N 类反义复合词的双项性义征	62
第四章 A + A 类反义复合词	64
4.1 A + A 类反义复合词的构成	64
4.2 “量度”类反义复合词	64



4.3	“性质”和“评价”类反义复合词	96
4.4	A + A 类反义复合词的整体转类性	98
第五章 V + V 类反义复合词		101
5.1	V + V 类反义复合词的构成	101
5.2	动作性强的 $V_1 V_2$	102
5.3	动作性次强的 $V_1 V_2$	106
5.4	动作性弱的 $V_1 V_2$	120
5.5	动作性次弱的 $V_1 V_2$	123
5.6	无动作性的 $V_1 V_2$	130
5.7	V + V 类反义复合词的功能游移	133
第六章 反义复合词整体特征的认知解释		137
6.1	反义并列词式双项互动的合力机制	137
6.2	反义复合词的内部特点	143
6.3	反义复合词的外部表现	150
6.4	反义复合词的词类定位	156
6.5	反义复合词的类型学地位	160
6.6	小结	166
第七章 结 语		168
7.1	本文的基本结论	168
7.2	作为连续统的构词框架——反义并列词式	169
7.3	本文存在的不足	170
附 录		171
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08



第一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对象和问题

反义复合词是指由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如“利害、长短、动静、大小、来往”等，在整个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自成一体，显赫（prominent）^① 度较高，是一个封闭的类。

（一）反义复合词为并列构词，相对于类义并列和同义并列而言，其内在诱因并非是为了表达的精细化和具体化，而是为了表达上的周遍性和指称性。如：

- [1] a. 果树上下都结满了果实。
b. 果树的上面（和）下面都结满了果实。
*c. 果树上和下/果树的上和下都结满了果实。

[1a] 中“上”和“下”以及 [1b] 中“上面”和“下面”都是可以自由并列的，但是 [1b] 可以加连接词“和”，[1c] 显示出“上下”中间是无法加“和”的，不管前面是否有“的”，说明“上下”并非句法上的并列，已经词汇化了（刘丹青，2008）。从 [1a] 中可以看出，“上下”的意义并非与 [1b] 完全等同，是指“从上到下”的空间范畴，具有周遍性义征。

（二）两个构词成分并列之后，语义发生变化的同时，句法功能也随之改变。如：

- [2] a. 这个苹果很大/小。
*b. 这个苹果很大小。
c. 这两个苹果的大小差不多。
[3] a. 当新的供应量上市时，产品必定不涨/落价。

① “显赫”一语及其含义主要参考刘丹青（2011）的论文及报告。



- b. 当新的供应量上市时，产品价格不涨落/涨落价（格）。
- c. 新的供应量上市以后，产品的价格涨/落了。
- d. 新的供应量上市以后，产品的价格涨落了。

[2a] 中“大”和“小”能够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指向“苹果”的属性特征，具有形容词性。[2b] 显示出由二者并置的“大小”不能出现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不能受“很”的修饰，失去了形容词性。[2c] 中的“大小”也不是“大”和“小”的加合义，而是指向“苹果”的物理属性，具有一定的名词性特征，但与典型名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又存在很大差别。

[3b] 表明，二者并列为“涨落”后，与 [3a] 相比，仍具有一定动作性，但动作性减弱，充当谓语的能力降低。表达的语义也由某一具体的实际动作转向一种惯常的、频繁的、反复的行为，具有意念上的指称义。从 [3c] 与 [3d]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动作性减弱的同时，“涨落”的时间性特征也随之降低，表现对时体标记“了”的排斥倾向。

“大小”与“涨落”都属于反义复合词，存在共性。但构词成分的不同语法属性又会导致整词语义和句法功能的差别。

（三）基于对不同语言的调查，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属于显赫度较高的词汇类型。反义复合词属并列构词。并列式短语，在各种语言中都很普遍，但并非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并列式复合词（coordinate compound words）。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有些语言存在并列式复合词，但并不是其主要的构词手段，数量较少，如蒙古语 *ax duu*（兄弟）、*xun ɛmtɪn*（人烟），维吾尔语 *ɣul-qiz*（儿女）、*kirɪʃ-ʃiqɪʃ*（进出），达斡尔语 *galj-os*（火水）等。在南岛语系诸语言中，词汇的构成方式主要以派生为主，几乎不存在并列式复合词。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并列式复合词也很少，即使像德语这样较多使用复合词的语言，并列式复合词也很罕见（Bauer, 1978）；英语中的并列式复合词也非常少，如：*bittersweet*（又苦又甜）。南亚语系语言中存在少量的并列式复合词。系属不明的日语、越南语、朝鲜语等也存在并列式固有复合词，但数量有限。相当一部分反义复合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如朝鲜语中的“兄弟、大小、出入”等都是汉源词。

反义复合词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语法结构是常规的并列式，但词义又不是并列式惯常表现出的“1+1=2”的加合关系，而是非常规的遍指关系。这种周遍义的产生是否与特定结构（构式）有关联？与构词成

分的语法语义特性是否存在关系？反义复合词内部，语义和句法属性是否存在系统性和倾向性？反义复合词呈现为一个什么样的词汇集合？内部是否匀质？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反义复合词有哪些显著特点？这些疑问将是本书要着力探明的。

1.1.2 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偏误

通过对《博雅汉语》^①和《汉语教程》^②两套教材的考察，我们发现，反义复合词的使用频度较低，80%左右的反义复合词属于超纲词（《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甲、乙级词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初中级教材中，丙、丁词大都出现在中高级教材中。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偏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学习者根据构词成分义来推导整词义时出现的偏误。如：

[4] * 我们的国家现在非常不安危。

[5] * 我昨天早晚在朋友家。

[6] * 我不经常开关电脑。

另一种情况是学习者在理解上存在困难。如：

[7] a. 这两个盒子的大小是有点不一样。

b. 他大小也是个官，讲话的语气总是不慌不忙。

[8] a. 谁都可以随便出入，没人拦阻！

b. 一买一卖，出入很大。

学习者理解上述两例中的a句比较容易，但对b句不甚明了甚至完全不理解。表层与内部语义的不可推知性，对学习者的习得反义复合词造成了困难。学习者习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促使我们对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和功能展开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1.2 相关研究综述

1.2.1 反义复合词的本体研究

反义复合词基于其特殊的构词方式——反义相成，因此数量有限，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所占比重较小，一直被忽略，多数相关论著和教材通常止于将其作为并列式复合词的一个小类。80年代以来，反义复

①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汉语精读课教材。

② 20世纪90年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本科系列教材。

合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2.1.1 反义复合词的构词研究

反义复合词属于构词范畴。相关论著对复合词的结构争议较大。关于词汇的来源，西方语言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以 Chomsky 和 Lapointe 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词法，词属于词法范畴，先于句法；另一种以 Sproat 和 Bake 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句法，强调词法层不单独存在，也不存在构词规律，词法在本质上就是句法，受句法原则与参数的限约（黄月圆，1995）。

国内对复合词的研究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赵元任（1948）、陆志韦等（1965）为代表的句法构词说；另一种是以刘叔新（2005）为代表的非句法构词说。刘叔新认为复合词词素间没有句法关系，只是词汇性的，复合词内部结构只是一种语义结构，并提出了对复合词语义结构类型和汉语语义构词法的具体观点。

目前，对复合词结构的句法分析在学界仍占主导地位。以句法规则为参照建立构词法体系，始于赵元任的《国语入门》。赵元任（1948）明确提出用“成素跟成素之间的造句关系”来给复合词分类，其关注点主要在于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在形式上的一致之处。用句法眼光来分析复合词结构，这一做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被广泛采用。朱德熙（1982）、戴昭铭（1988）、王洪君（1998）、葛本仪（2003）等都认为汉语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关系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

上述研究主张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可类比性，但同时也都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复合词与句法结构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互相叠合的部分，也有互不干涉的领域”（朱彦，2004）。

此后，马真（1981）、任学良（1981）、解惠全（1987）、程湘清（1992）、王宁（1997）等相继提出汉语复合词有句法构词和非句法构词两个来源。

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万献初，2004；丁喜霞，2006）。就复合构词法而言，并列式和偏正式是最早的，也是最能产的构词法。从历史发展来看，并列式复合词的数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先秦早期，并列式的构词能力低于偏正式。汉代以后，并列式复合词激增，其比例远远超过了偏正式复合词（魏达纯，1998；魏德胜，1999；程湘清，2003）。

并列式构词法的来源有二：一是词法来源，成词的途径是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驱动作用和同义并列构词法的类推作用下，运用联想把两个

意义相近或相同的单音词并列在一起，这种方法产生的双音词，主要是同义并列双音词；二是句法来源，即并列短语^①逐渐演变为词，是一种词汇化现象（lexicalization），发生这种过程的一般是类义并列和反义并列双音词（反义复合词）。反义复合词属并列性的句法构词，在整个构词法体系中不仅有别于主谓式、支配式、偏正式等，而且有别于并列式中的同义并列（“伟大、美好”等）和类义并列（“领袖、针线”等），在构词上自成一体。陆志韦等（1965）、谭达人（1989）、向熹（1993）、陈光磊（1994）、兰玉英（1998）、徐朝华（2003）、杨吉春（2007）等都注意到了反义并列构词的特殊性，即由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成分经过词汇化的过程最后成词的现象，但没有就词的用法继续展开。

1.2.1.2 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和演变途径

陈伟武（1989）指出，殷代甲骨文已经产生了反义复合词，连用对举是反义复合词的直接过渡形式。西周时期，反义复合词已经有了成熟的标志。表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反义词对举并走向复合的逻辑基础，修辞用法也促进了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兰玉英（1998）指出，反义连文词语体现出来的尊卑、主次、长幼等顺序与汉族几千年来所遵守的纲常人伦密切相关。

反义复合词属双音词，董秀芳（2002）认为双音词的产生是一个从句法层面单位到词汇层面单位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在语句环境中实现的。这种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组块造成的重新分析的过程。高频使用性是句法结构演变为双音词的一个先决条件。组块的心理过程也适用于反义复合词。

郭奕晶（2000）经过调查得出先秦的反义复合词数量最多，有138个，占总数的53.5%。其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虽有零星的新词出现，但数量极少。丁喜霞（2006）认为由反义并列短语最终演变为复合词，一般是通过语义融合和语义脱落两种途径完成的。此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基于大量的语言事实，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并未就这种词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认知规律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杨吉春（2007）把反义复合词产生的历史时期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① “并列”的概念在汉语语法学中比较模糊，本书以此对应的是 coordinate，着重取其句法含义，在短语层面大致相当于“联合”，不涉及复句层面上位的“联合复句”和下位的“并列复句”。

